

(日) 大藪春彦



四川文艺出版社

經傳詩義

卷之三

大雅召南

國風召南



责任编辑：何赐彬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军

书名 绝望的挑战者
作者 大薮春彦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88年3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
印数 1—140,000 册 字数 208 千

ISBN7—5411—0206—7/I·195
定 价： 2.60 元（复膜本）

作者与作品介绍(代序)

大藪春彦(1935—)，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无情派”(hard-boiled)的代表作家之一。昭和十年，生于现在的南朝鲜的汉城。

他的童年时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苏军突入朝鲜战场的时候。与所有的当时客居朝鲜的日本人一样，他经历了由战败带来的饥饿、寒冷的艰苦岁月。他在十一岁时，跟随家人雇“黑市船”回到了故乡日本。战争的严酷体验，使他对国家权力产生了不信任感和反抗心理。

大藪十二岁才开始上小学。他的故乡香川县，当时排他气氛十分浓厚。他为此转了不少次学。而每转一次学，总伴随着与其他学生的打架。有一次，大藪被打破了头，血流了满满一脸盆。他在以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炽烈的斗争性，可以说是源于那时的。

一九五一年，他考入了香川县立木田中学。由于脊椎骨痨再次发作，他只得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贪婪地阅读了许多进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给了他很大的启迪。他的文学萌芽就产生于那个时候。

一九五八年，大藪在早稻田大学读三年级时写成的处女长篇《该死的野兽》，在同人杂志《青烟》上发表，受到了江戸川乱歩的激赞。由于江戸川的推荐，日本一流杂志《宝石》马上转载了这部作品。不久以后，《该死的野兽》又被搬上了银幕，在日本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大藪作为专业作家的地位，一开始就得到了巩固。当时，他仅二十三岁。

自那以后直至现在，大藪已经出版了不下五十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不少发行量都在五百万部以上。而且，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几年里要重版十次——几十次不等。他的主要作品有：被称为“当代的《红与黑》”的长篇巨著《苏醒的金狼》以及《复仇的弹道》、《野兽都市》、《被污浊了的英雄》等。

大藪在创作风格上，拥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无情派的艺术特色在于：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常常以无情地正视现实的坚韧不拔的私人侦探为主人公。尽量避免心理描写，客观地描述人物和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果。大藪承继了无情派小说的这一艺术特色，却又加进了自己的东西。

美国无情派作家们塑造的男主人公，尽管坚毅、冷酷，却是彻头彻尾的支持国家体制（无论好坏）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最终都将陷于只顾重视国家秩序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框框之中。大藪塑造的主人公却不然。他们尽管孤独，却向着代表国家权力的阴暗面的固厚的高墙坚决地挑战！

《绝望的挑战者》是大藪的出色的代表作之一。

主人公武田讨厌自己从事出卖国家利益的工作，也不允

许日本眼睁睁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他尽管孤立无援，却仍决然地向维护着外国汽车公司利益的日本走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顽强的挑战。心爱的妻女被杀，表面上成了武田绝望地挑战的悲剧的开幕戏，但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不仅如此。武田憎恨外国资本侵吞日本企业；憎恨充当外国资本的帮凶和从事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奴；憎恨逆来顺受、对外屈从、对内残暴的国家政权机关，所以，他才在妻女死后，向着这三种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从单纯的个人复仇主题，上升到民族、社会的高度，这是《绝望的挑战者》的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大藪春彦曾经说过一句话：“无情派可以称为‘无情主义’。它是以描写强者适存的冷酷无情的现代社会为己任的。那里没有善恶之分。”他的其他作品，全都是他的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主人公们全都是在自己的欲望被现实的墙撞得粉碎、在自己最终被社会彻底遗忘时，才产生反权力、反社会的念头，向全社会进行丧心病狂的进攻的。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稀奇。武田的身上，也承继了无情派的这一特征。但大藪春彦又加进了一些新的东西。他的个人复仇，是服从于向外国资本复仇的前提之下的，他的个人复仇，是在跟外国资本势力的拼死搏斗中进行的。他的敌人已不再仅仅是杀害他的爱妻爱女的某几个人，而是摧残日本汽车工业、蹂躏日本国格的所有外国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使主人公身上具有了积极的、进步的意义，而不再只是坚韧不拔、冷酷无情的化身。

《绝望的挑战者》虽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中某一过程、

某一侧面的历史记录，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描写的又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烙印。作品中，对性的场面渲染过多；主人公的某些暴力行为太过残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损害了主人公的形象。然而，无论如何，作者在作品中描述的外国垄断资本对日本民族工业吞并的铁与血的场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本质，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写于复旦园

目 录

作者与作品介绍(代序) ······ (1)

第一部 濒临危机的狼

- 第一章 离队 ······ (3)
- 第二章 复仇的誓言 ······ (29)
- 第三章 孤狼 ······ (48)
- 第四章 新的敌人 ······ (68)
- 第五章 反攻 ······ (90)
- 第六章 地下空间 ······ (107)
- 第七章 伏击 ······ (124)

第二部 咬牙切齿的虎

- 第八章 绑架 ······ (145)
- 第九章 三人争夺战 ······ (165)
- 第十章 遭擒 ······ (185)
- 第十一章 咬钩 ······ (205)
- 第十二章 阴谋诡计 ······ (221)
- 第十三章 障碍 ······ (242)
- 第十四章 奸计 ······ (259)
- 第十五章 反击 ······ (276)
- 第十六章 徒劳的复仇 ······ (291)

第一部分

濒临危机的狼



第一章 离队

在流入津久井湖的道志河与山梨县的交界处的一座山庄里，武田进把复印资料摊开在桌子上，不时翻阅着，并用蒙布拉钢笔在稿纸上奋笔疾书。

这座山庄，是一间猎人小屋。结构简陋，连十五坪都不足。距离最近的村落还有六公里的路。

皱着眉头奋笔疾书的武田，现年三十五岁。尖削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背后的炉子里，柴火正旺，使房间里充满了暖意。

他穿着一件兼作猎服用的美军橄榄绿作业服。肩膀结实健壮，却总给人一种冷漠之感。

透过桌前的百叶窗，看得见杂木林对面的丹泽的峰峦。桌子的左侧，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柜；右边的墙上，挂着一柄改作狩猎用的MI型来福枪和一支可以连发五弹的轻型佛来克自动霰枪弹。子弹带也吊在墙上。

远处的溪流边，突然传来了狗的哀叫声。武田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笔。

这是猎野猪用的爱犬布罗顿·哈特种狗约翰的叫声。它为什么突然哀叫了一声？现在又不是蝮蛇出没的季节，况且，即使它是在与野猪的搏斗中受了伤，那在这之前武田应该听见它在追踪野猪时的叫声。

那么，难道是它掉到偷猎者设置的陷阱里去了？约翰是跟钓嘉鱼去的妻子鲇子和女儿鳟子在一块儿的，她们两人会有什么不测吗？

武田扔下钢笔，站起身来。他摘下墙上的帆布子弹带，飞快地围到了腰上，然后抓起M1型来福枪，走到了门口，却又返身折回来，回到了桌旁。

他转动着保险柜上的拨号锁。这种保险柜上有两个拨号锁，所以不需要补助副锁。一打开保险柜上的沉重的铁门，只见里面堆满了写成的稿纸捆和资料。武田把摊在桌上的资料和那份还未完成的稿子，也都放进了保险柜里。

这些资料，都是属于美国代顿罗伊特三大汽车制造厂之一的库林格汽车公司发给其日本分公司的指令书的抄本。这个公司正千方百计地想把成功地使发动机引擎实用于汽车制造业的沼津东和汽车工业公司合并过来。还有一些是已经取得七分预期成果的分公司发给总公司的报告书的复写本。

那些稿纸则是武田受东京的一家出版社“未来书房”的嘱托写成的、揭露代顿罗伊特想把日本的汽车工业转揽为自己属下的承包工厂的恶劣行径的底稿。

武田本来是库林格汽车公司日本分公司合资企业——新日汽车公司计划调查部的第三课长。讲得明瞭一点，他曾经是库林格东和汽车公司合并委员会的秘密工作人员……。

关上保险柜，锁上拨号锁，武田把枪拿在手中，走了出去。外面很冷。小屋的屋檐下，除了十几只山鸟和野兔子，还吊着一只已开了膛的二百斤左右的野猪，冻得硬梆梆的。从它的剖开了的肚腹里淌下来的肉汁，已凝住了，象一条条血红的冰棱。

早在东湘南中学时，武田就获得过A·R，即中学射击联盟气枪射击大赛的冠军；在K大时获得过S·B，即亚洲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冠军。他走上社会以后仍没有放下枪。他经常在无聊中不能自拔时，带上枪去射击场或去田野上狩猎，以寻求解脱。

小屋前的空地上，停着一辆超越特一六〇〇型高性能乘用车。这辆赛车用车配有一对坚固的轮子。武田钻入杂木林中，朝着溪流方向疾奔而去。长统猎用皮鞋重重地踩在冻结着的地面上。

距离小溪有五百米的路。武田在途中绕过一片竹林，迂回着向前奔去。一群竹鸡这时突然用后爪挠起片片落叶，象受惊的家鸡一样高叫着，留下一阵与它瘦小的身体不相称的剧烈的翅膀拍打声，象红红的橡胶球似的跳进了左边阴暗的杉林。这些被端了窝的竹鸡，也逃到这种山鸟才栖息的深山里来了呀……真象被库林格追踪着的我的命运……，武田不由得痛苦起来。但对妻子和女儿的惦记，又使他万分不安。

难道库林格的刽子手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山庄？……这不可能……！这座山庄是从一个在山梨射击场上认识的猎师手中用现金买来的，又没有所有权转让的手续，从名义上这批家伙是不可能知道的。出版社也不会知道这间猎人小屋的。

但是，不吉的悸动仍然袭击着他。武田微微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装满了弹药的枪膛，然后紧紧地拉上枪栓，再用左手按住枪把，右手食指伸进扳机扣里，食指背面抵住扳机前部的安全装置，做出随时都可打开安全装置以便发射的姿势。

通过适用于狩猎的直径大至四毫米的观察用瞄准孔，只要把射程固定在二百米处，那么在五十米到三百米之间的射程内的大动物如鹿或野猪，即使不用瞄准器，武田也能把三〇——〇六口径、一百八十克莱因·希鲁比·汽普弹头准确地打入那些动物体中。若在五十米以内，那即使抵住腰放枪，武田也自信能击中目标。

武田用锐利的目光环视着四周，继续朝前走去。当他走到竹林的边缘的时候，溪流的潺潺的流水声传入了耳鼓。

正在这时，武田发现了布罗顿·哈特种狗约翰的尸体。

约翰的喉咙口，被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这不是野猪的牙齿咬的，而是锋利的刀子刺的。它是淌着血又跑了二十几米以后才倒下来的，血迹能证明这一点。

武田象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似的，身体碰折着树枝，向附近的溪流边狂奔而去。他的脸色瞬时变得铁青。

十来米宽的溪流岸边，结着薄冰。没有鲇子母女俩的身影。

武田鼓足力气，高声地呼唤着妻女的名字。

没有回音。

武田的视线落到了脚边。对狩猎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的武田，在这封冻着的坚硬的地面上，发现了妻子鲇子和七岁

的鲇子的长筒靴在地面上留下的细微的足迹。

脚印是朝着上游方向走去的。

武田飞快地回顾了身后一眼，就循着脚印向前追去。食指背已经打开了枪上的安全装置。

溪流弯弯曲曲的，岸边又生长着茂盛的常绿灌木，所以，前面的景物很难看清楚。

武田这时已不再作声。他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心脏就象胸中有个小孩在任意厮打一样，剧烈地跳动着。

当武田发现鲇子母女俩的脚印已经走到了溪流边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路了。

在布满岩块石砾的沙滩上，与鲇子她们的脚印混在一起，出现了几行男人穿的登山靴的脚印。而且，还有争斗的痕迹……。

武田的心脏象被巨大的手揪住了似的痉挛起来。他用左手按着露在斜坡上的树桩，跳到了坡下的狭窄的沙滩上。为了防止无意中枪支走火，他关上了枪上的安全装置。

地上没有一点血迹。钓具也不在左右。武田趴在斜坡上，凝神搜寻着鲇子母女俩移动的脚印。

鲇子母女俩的脚印已经消失，代之而出的是男人们的杂乱的脚印。武田追踪而去。

一

五年前，以市场调查为正业的美国资本系统驻日广告代

理店安达松报智堂的人才挖掘员，专程拜访过武田。当时，武田刚从大学法学部毕业，担任《湘南日报》社经济记者。

《湘南日报》的社长是前国务大臣兼建设大臣的川野。作为党人派的领袖，两眼又紧盯着保守党总裁的职位的川野，通过发表社论的形式，使《湘南日报》与他所拥有的湘南电视台和湘南广播电台一样，成了他对保守党党人派及其反对派施加压力的工具。

作为在神奈川发行量居一、二位的《湘南日报》，影响力是巨大的。各大企业不仅争先恐后地支付广告费，而且还给川野提供政治资金。

进入报社以后的二、三年里，武田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热心。他有时候含辛茹苦地写成的报道，只要对川野不利，就会被总编或采访组长冷漠地退回来。这种遭遇，武田已碰到过好几次。于是，他开始搞起副业来了，——即挣堵嘴钱。他千方百计地把与保守党官僚派有密切关系、并在它的遮掩下发展起来的大企业的内幕资料搞到手，然后把它们写成报道，利用《湘南日报》的名义，转送给与之敌对的公司。

比月工资多十来倍的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挣到了。既得了金钱，又当面让敌对公司的负责人撕碎稿纸，不留半点蛛丝马脚，也就安心了。没有一个人向报社头头告密。每一个大企业，为了避免自己参加了股东总会而遭受轻视的命运，更为了防止专事恐吓的同业界报纸的威胁，都备有一笔巨额的机密费。

武田在K大读书时亡故的父亲，曾在横滨弘明寺内给他留下了一块二百坪的土地。当武田在那儿为妻子盖起了新房

以后，他对报社的工作完全冷淡了。每天只在狩猎、饮酒及跟女性的无聊的往来中闲度着岁月。

当老母也被承继了亡父的贸易公司的哥哥接走以后，武田更是毫无牵挂，一身轻了。

在夜晚的银座出尽风头的武田，被“依会乐”夜总会的女招待纯子纠缠着要买一套公寓套房。他为了筹划这笔钱，用情报向一家制药公司讹诈了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但这件事被川野知道了。

原来，那家公司既跟官僚派，又跟党人派保持着关系。

于是武田遭到了上司的训斥。但他翻脸不认账，冷笑着说道：“我既不交还钱，也不打辞职申请。如果你们想把我惩戒免职，那试试看吧！你们敢这样做的话，我就把川野的所作所为以及《湘南日报》的真实意图透露出去！”

当天晚上，在横滨市伊势佐木町的酒吧街的暗影里，武田就被得了川野命令的暴力集团——银城会的八个年轻人围住了。

川野针对官僚派为大企业制定有利的法律和法令，捞够大钱，他还通过自己的党羽控制了建设大臣、运输大臣等油水足的部门，积起了以天文数字计的钱财。他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收买全国的暴力集团，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使他们成为对官僚派施加压力的敢死队。因此，全国几乎近半数的暴力团组织，都是按川野的命令行事的。

武田和刺客们展开了野兽似的搏斗。尽管他过着一种无聊放荡的生活，但狩猎给他炼成的体魄仍强壮如初。

十分钟以后，搏斗结束了。武田的肋腹被短刀划破了，